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

刘怡菲 译

Requiem for an Angel

陌生人的审判

The Judgement of Strangers

Andrew Taylor

天使安魂三部曲 [2]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陌生人的审判

The Judgment
of
Strangers

JOHN HOPKINS

ISBN 9780140263000

9 780140 263000

0140263000 > www.penguin.co.uk

陌生人的审判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

刘怡菲 译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THE JUDGEMENT OF STRANGERS

by ANDREW TAYLOR

Copyright © 1998 BY ANDREW TAYLO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8 NEW STAR PUBLISHER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陌生人的审判 / (英) 安德鲁·泰勒著; 刘怡菲译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1
(天使安魂三部曲之二)

ISBN 978-7-5133-2676-6

I. ①陌… II. ①安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319719 号



陌生人的审判 (天使安魂三部曲之二)

(英) 安德鲁·泰勒 著; 刘怡菲 译

责任编辑: 王 怡

特约编辑: 赵笑笑 郑 雁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装帧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875

字 数: 182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月第一版 2018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676-6

定 价: 138.00元 (全三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1

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四的傍晚时分，我们发现了彼得大帝的残尸。它是前年夏末那一连串事件中的首位牺牲品，正是那时我遇到了凡妮莎·福德——也可能更早，这就得追溯到奥黛丽·奥利芬特写《罗斯的历史》那会儿了。

每个教区都有一位奥黛丽——通常可能还不止一个。她们的生活全然以教区教堂为中心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英国国教也在跟着她们转。她成了牧师住处的常客，而我未能以我该有的热情去迎接她，对此我是有些许愧疚的。另外，让我万分恼火的就是，那只都铎村屋的小猫，它穿越大公路而来，将牧师住处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。

“奥利芬特小姐像是要住这里了。”我的小女儿露丝玛丽在她某次格外冗长的拜访之后说道，“即使她不能亲自来，也会让她的猫代替她出面的。”

“她给我们添了许多麻烦，”我指出，“还有教会。”

“亲爱的父亲，您总会设法找寻每个人的亮点，不是吗？”露丝玛丽抬起头，浅浅地笑了笑，“我只希望她不要打扰我们。这儿只有我们俩更好。”

奥黛丽年近五旬，至今未婚，自出生起就一直住在罗斯。她的

都铎村屋建在草坪上，面朝北坐落于马利克集市和皇后像之间。前花园只有区区一张大床的面积，一排铁栏杆把它和人行道隔开。大门边有一块告示牌，每年都会被重新油漆一遍。上面写着：

古风都铎茶肆

建于 1931 年

店主：A. M. 奥利芬特小姐

电话：罗斯 6269

早咖啡——便餐——奶茶

预约聚会

我知道这个地方十年了，这些年来，它的生意一天天变差，尽管也从未兴隆过。这便给了奥黛丽充足的时间阅读大量的侦探小说，同时还能投身于教会的事务之中。

一九六九年春天的某个夜晚，她没有通报一声就出现在了我家。

“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没打扰你们吧？”她一问完就开始例行的礼拜交换，念了首牧师短诗和应唱颂歌。

“哪儿的话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没什么事不能搁一搁的。”我客套了一番，“我正准备歇会儿呢。”

我邀她进了客厅，顺便倒了杯雪利酒。奥黛丽是位身材矮小却相当丰满的妇女，有一张仿如被挤过的脸，脑袋像被老虎钳夹过却依然韧性十足——倘若眼睛、颧骨和嘴角三者之间靠得没那么近，

这张脸的比例会恰到好处。

她抿了一小口雪利酒，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咽下。“今天下午我待在图书馆，有几个学童来问芬奇太太有没有什么与当地历史相关的书籍。结果发现那儿有不少关于邻镇和邻村的，但是关乎罗斯镇的却少得可怜。”

她顿了顿，又抿了口酒。我点了支雪茄，揣摩着接下来她会说什么。

“继而我脑中灵光一现。”她笨重的下颌兴奋地颤抖起来，“为什么不写一部罗斯的历史呢？我敢肯定许多人都会想拜读一番的。如今这里虽然住了那么多人，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罗斯是什么样的。”

“很有意思的想法。你得说说我是否要做什么。也许你会需要教会的记录？尤尔格雷夫太太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材料，她——”

“我很欣慰，”奥黛丽打断了我，“但愿你是真的想帮我。事实上我认为最理想的就是能合作，依我之见，我们俩最合适不过了。”

“我没说——”

“除此之外，”她开始得寸进尺了，“村庄的历史可不能脱离教堂和教区的历史。我们甚至可以专门替过去那些有名望的居民写上几个段落，比如弗朗西斯·尤尔格雷夫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有多少利用价值，毕竟你是最了解当地信息的人。另外就是时间问题……”

她脸上的激动之情像排空的洗澡水一样渐渐消失。我感到惭愧，却又为她的话而生气。为什么她坚持把罗斯称为一个村庄？这里是伦敦的郊区，各个方面都与其他十多处郊区相似。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生活在别处，罗斯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用来满足身体需求的地方——看看电视、周日的时候打打高尔夫球或者清洗他们的福特车。

“我很清楚。”奥黛丽端详着手里的空杯子，“这只是个提议。”

“我想……”我继续说了下去，试图缓解一下充斥我全身的内疚情绪，“要是能让我看看你的初稿，也许我能提供些帮助。”

她扬起头，脸上泛出了红光。“请便。”

就这么决定了。要是奥黛丽没有决定写一部罗斯的历史，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很想责怪她或者除我之外的任何人，但命运总会有办法找到它的代理人：如果不是奥黛丽自告奋勇要做这个天意的女仆，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的。

奥黛丽于一九六九年八月初完成了她的小作品，她兴奋无比地将手稿给了我。她的铅笔字迹几乎无法辨认，幸好书足够短，这也要归咎于罗斯那较短的历史。自中世纪以来，强大的邻镇就使得教区黯然失色。以前是离泰晤士河太远，现在是离火车站太远。

然而，从奥黛丽找到的旧照片来看，罗斯的确是个美丽的地方。尽管距查令十字街仅仅十三英里，却没有遭到破坏。不过这一切在一九三〇年之后都变了。

我很快就发现奥黛丽的拼写和语法都不怎么样，全文都是推测和拼凑——谁知道呢？也许亨利八世在前往汉普顿宫苑的路上还曾下榻于老庄园的宅邸——还有一些不准确的引用，都摘自她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。我劝她找人将手稿打出来，甚至还策略性地做了安排，我希望安排一位打字员，悄悄地将我的校正加进去。接着我会和奥黛丽一起修改打字稿。此时是九月初。

“我们必须去找个出版商。”奥黛丽说。

“或许你可以私自印刷。”

“但我很确定全国的人都会感兴趣，”她说道，“在很大程度上，罗斯的故事就是英格兰的故事。”

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，但是——”

“还有，大卫，”她插嘴说道，“我希望所有的版税都存入修订基金，哪怕一便士。所以我们得找到合适的出版商，能支付我们一大笔钱。你为什么不明天一起来吃晚饭，我们可以好好商量？我打算做顿美餐来犒劳你。”她开玩笑似的拍打我的手臂，“你看上去需要好好喂养。”

“很不巧，明天恐怕不行。特拉斯科一家已经邀请我共进晚餐了。也许可以改天。”

“那就改天吧。”她回应道。

我松了口气，特拉斯科一家给了我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而我接受这次邀请的后果是——两个人死了，第三个人进了监狱，第四个人因精神错乱被关进了医院。

2

特拉斯科家位于一个悠闲的维多利亚管区，与之接壤的便是同样悠闲的维多利亚教堂。以往的拜访让我体会到了那个教堂和管区的温馨以及深受欢迎。罗纳德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。他的财产比起一般人来说是相当可观的。

我的车停在了门前的砾石院子里。那儿已经停了两辆车：一辆奥斯汀·剑桥和一辆深绿色的戴姆勒。还没等我靠近，房子的前门就开了。罗纳德满脸堆笑地看着我。我身着牧师服，戴着硬白领，但他穿的是便服——相当上乘的黑色西装让他更显瘦，同时还搭配了一款条纹领带。他比我矮但人比我壮，给人的印象是，只要能跑他就绝不用走的。这天晚上，他浑身上下都在夺人眼球，不管是黑色的鞋子还是头发。就连须后水的味道也往我这儿飘来。

“大卫！”他轻拍我的肩膀，邀我进屋，“很高兴见到你。来见见其他人吧。”

鲜花布满了整个大厅，还有浓重的擦光剂的味道。罗纳德带我进了房子后面的画室。这可真是个温暖的夜晚，法式窗户开着，一群人站在露台上。

辛西娅·特拉斯科上前问候了我。她长得方方正正，像极了她

的弟弟，身上的蓝色连衣裙正式得如同制服。罗纳德拿了杯雪利酒给我后，她就将我引见给了其他客人。

我认识其中一对夫妇——维克多·瑟斯顿和玛丽·瑟斯顿。瑟斯顿靠着卖带舱房的汽艇挣了很大一笔钱，现在他们夫妻俩热衷于“服务慈善事业”，其实也就是加入了各式各样的委员会；她乐善好施而他专攻政治事务。瑟斯顿是位参议员，现在身处计划委员会，手里的权力相当大。

另一对夫妇我之前倒没见过——丈夫原本是当地一家文法学校的校长，他的妻子是罗纳德的教会委员之一。

第五位客人，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头富有光泽的栗子色卷发。当她面朝我的时候，夕阳正在她身后摇曳，一晕光辉洒向她的头顶。她身着一袭带有褶皱式衣领的长袖棉布裙，落日在刹那间将她的长裙映衬得几近透明，显现出她的身材。我的视线沿着她的大腿内侧一直升到她的裤裆。这条裙子倒成了隐形衣。

“我们在这儿，大卫。”罗纳德端了杯雪利酒紧挨着我，“凡妮莎我想你不认识大卫·拜菲尔德吧。大卫，这位是凡妮莎·福德。”

我们握了手。突如其来的欲望顷刻间将我吓坏了。这个问题常有，多年来我已经学会像冲浪员一样驾驭这种感觉，直到欲望平息。一种避免沉湎于直观感性的方法就是集中精力去观察。短短几秒，我就发觉凡妮莎有张非常吸引人的精致脸庞，她不仅仅只是漂亮，她面色红润，鼻梁挺翘。

“我再给您倒杯酒吧。”罗纳德从凡妮莎手里取过了空杯子，“琴酒加柠檬？”

她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。罗纳德把杯子投进了正好就放在画室的饮料推车里，今晚的他显得特别孩子气。仿佛能看到他年轻时的

样子，如果我够诚实的话，我该接着说下去，说我更喜欢我瞥见的这位资深教士现在这种颇具孩子气的感觉。

我给了凡妮莎一支烟。她收下，俯身想借个火。我看见了她手上的结婚戒指，一下子闻到了她的香水味，这让我想起我的妻子曾戴过的一枚戒指。我们不约而同地开口想展开话题，就像两个站在起跑线上的游泳选手。

“你住在当地吗？”

“你有教区——”

我们彼此微笑相视，尴尬瞬间化为乌有。

“您请，福德夫人。”

“请叫我凡妮莎。我先回答您的问题，我住在里奇蒙。”

我注意到她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。“至于你的问题，我是罗斯的教区牧师。”

“哦这样。”

“你知道罗斯吗？”

“略知一二。”她挂着一丝笑意凝视着我，“这让你很惊讶？”

我也回了她一个笑容。“它的个性可都被它的邻居们冲淡了。许多人感觉这个名字很耳熟，但就是不清楚它到底在哪儿。”

“我几年前去那儿参观了教堂，的确非常有意思。圣坛上有一幅中世纪油版画，对吗？是《末日审判》？”

“对。就是基督生活的场景。”

“琴酒加柠檬来了。”罗纳德说道，他轻轻碰了碰凡妮莎的肘部，递给她一只花纹精美的玻璃杯，而他手里也正高举着同样一只。“请。”他笑容满面地看着我，“大卫，我知道辛西娅想和你聊聊露丝玛丽。”

“我女儿。”我向凡妮莎解释道。

“我们的侄女上周来拜访，”罗纳德插进了我们的对话，“她完成了上学期的学业后便离开了学校，留下个塞得满满的大箱子给我们处置。是衣服吧，我猜。我想应该还有个曲棍球棍，辛西娅觉得有些东西可能露丝玛丽会用得着。”

我用微笑向他致谢。有段时间我对于得到特拉斯科一家的善施甚为反感，但现在我想通了。骄傲的确奢侈，但孩子们也会因为长大而花费愈发高昂。这时，辛西娅出现了，递过来一盘花生和橄榄。

“我听见露丝玛丽的名字了。”她问，“多招人喜爱的孩子。她在学校怎么样了？”

“我想应该好多了。”我转向了凡妮莎，“露丝玛丽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在是痛恨那里。”事实是，她曾有过两次出逃计划，“但似乎去年开始她就安心学习了。”

“明年夏天她就要参加高级考试了。”辛西娅带着些许询问的口吻，暗示这是她凭借灵感的猜测而并非一贯的陈述事实。

她把凡妮莎和罗纳德从我身边隔开了来，接下来又和我扯了好一阵子露丝玛丽。我们决定——或者不如说辛西娅决定——下周让罗纳德把箱子给我送去，我们不想让露丝玛丽留下的东西参加下一次杂物拍卖会。安排好这些事情后，她把我支得离凡妮莎和罗纳德更远了，而他们俩此刻正在露台的另一头谈天说地呢，之后她又巧妙地将我带入到维克多·瑟斯顿和校长夫人的聊天中。

我再也没机会与凡妮莎聊天了。我站在露台上，还是往凡妮莎和罗纳德的方向瞄了几眼，他们专注地面对面说话。我有一度看到她在摇头。

最终我们步入了饭厅，辛西娅引我们来到圆桌旁入座。凡妮莎坐在我正对面。桌子的正中心摆了一大束插花，所以我只能偶尔瞥

她一眼。我坐在辛西娅和校长夫人中间。

罗纳德的谈吐很优雅，晚餐特别精致，最终红酒鸡夺去了蜜瓜和帕尔玛火腿的风头。罗纳德，永远是宴会主人中最细心的一个，他会不停地为我们倒满葡萄牙玫瑰酒。校长夫人在尽力保持风度的同时企图向我打听罗纳德，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她比我更了解特拉斯科一家。最后她罢休了，直接略过我，去和辛西娅攀谈起来。

“亲爱的，这真是太棒了。你到底是怎样既准备出这一桌美食又在外面工作的？”

“我只在上午工作。只要能把事情合理地安排好，就会有足够多的时间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你还有工作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为凡妮莎做事，我是她的秘书。我们相处得愉快极了。”

我想也许这能解释辛西娅近来的努力，难道她想升职吗？

“我猜你得花大把的时间来应付那些作家。”校长夫人说，“真了不起，你们卖了很多畅销书吧？”

辛西娅摇摇头。“我们倾向于做一些相当专业的纪实类书籍。实际上，我认为罗伊斯顿和福德的《1920年的大引擎》才算是不折不扣的畅销书。”

用餐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凡妮莎都在和罗纳德及瑟斯顿交谈。我们正要离开餐桌时，玛丽·瑟斯顿一把抓住了丈夫的胳膊，似乎想重新宣誓自己的主权。罗纳德钻进厨房煮咖啡去了。

“罗纳德去年从意大利带回了一台咖啡机，”辛西娅向我们几个人留下的人解释道，“只要有客人来，他就喜欢摆弄他的机器。但那对我来说太复杂了。”她突然又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加了一句，“超级咖啡。”

我们回到画室等候咖啡。凡妮莎走到我跟前。

“我想你不会再给我一支烟了，对吗？我把它弄丢了，瞧我笨的。”她浅浅地笑了一下。即便她这么说，我还是很清楚，凡妮莎压根儿不蠢。她确实有很多特点，但绝对不笨。她坐进沙发，招呼我也过去。

“你是在罗纳德的——别在意我的用词——区域？”

“他是我的副主教，对。可以说他是我的直属上司。”

我并不想谈论罗纳德。他和我的关系不差——不那么差——但我们的共同语言很少，这点彼此心里都很清楚。

“辛西娅告诉我你是一位出版商。”

可能是烟熏疼了她的眼睛，有那么一会儿，她的双眼眯了起来。“被迫的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那原本是我丈夫的公司。”她低头凝视着手里的烟，“他和一位牛津的朋友合伙创立的。两个人都没从中获得多少利润，但他生前确实很热衷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事。很抱歉。”

“我——我以为罗纳德跟你提过。你也没理由会知道。查尔斯三年前去世了，他得了脑瘤。晴天霹雳。我接手了他的生意。身不由己，真的，我需要一份工作。”

“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”

她点点头。“我一直协助查尔斯做编辑方面的活儿，如今我已经学到了一大堆商业知识。”她用笑容示意了一下正和校长夫人闲扯的辛西娅，“辛西娅帮我安排了一切。”

“晚餐时，辛西娅说她觉得《1920年的大引擎》是您最畅销的书。”

“她说对了。尽管我曾寄希望于《英国的别墅花园》。去年它一出版，销量就稳步上升。”她吸了口烟，“其实根据再版的发行情况

来看，我们销量最好的应该是某本城镇指南。牛津镇的那本。我们出了很多这类书——毕竟得靠它来吃饭。”

正在这时，罗纳德端着一只银盘子出现在了门口。“各位，咖啡到了。”他大张旗鼓地吆喝起来，“抱歉让你们久等了。”他进入房间后就开始眨巴着双眼，四处找寻凡妮莎的身影。

“我的一位教民写了本书。”我告诉她。

凡妮莎小心翼翼地看着我。“什么样的书？”

“关于教区历史的。不算是本书吧，毕竟才一万字。”

“多有意思啊。”

她再一次瞧了瞧我，我想是有种愉悦感在我们之间流通了吧。她懂得如何口是心非。

“她在找一位出版商。”

“要加糖吗，凡妮莎？”罗纳德小声地问，“奶油呢？”

“以我的经验，大多数作者都需要一位出版商。”她冲罗纳德报以微笑，“少许奶油，罗尼。”

罗尼？

“她相信这会感染到整个国家的。”我继续讲，“而不仅仅只是针对那些知道罗斯的人。”

“幸福的少数？”

我笑了。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被视为一名普通人而非牧师，这点就很新奇。“你能帮她推荐一家出版商吗？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手臂的曲线，留意到她皮肤上隐隐的金色汗毛，“总得有个人读一下然后提供点专业意见。我料想你可不会有时间亲自去看那些零零星星的打印稿吧。”

“凡妮莎可一直乐意看这类稿子呢。”罗纳德说着便开怀大笑起

来，“或许正好就在寻找它们说不定呢。”

“我也许能花上个五分钟的时间。”她对我说，声音却死气沉沉的。

又一次，她瞥了瞥我；又一次，有愉悦感在我们之间跃动。

“有人要白兰地吗？”罗纳德问，“或者来点烈性酒？”

这个夜晚余下的时间里，凡妮莎基本都在罗纳德、辛西娅和维克多·瑟斯顿之间周旋。我是第一个离场的。